

2014年創立，兩依藏這家私人博物館，展出各種世界級藝術珍品，與各地博物館合作，迄今六年。館長馮依凌(Lynn)憶述父親馮耀輝收藏多年，本來只想在荷里活道找個地方，成立一個私人會所，把藏品跟好友分享。結果他購下整幢建築，計劃變成了開放給公眾的私人博物館，一直替自己的椅子收藏，找另一半。兩依藏的古董家具都讓人觸摸，當初女兒提出藏品讓公眾觸摸，曾一度被父親的好友質疑。那六年下來，可有發生過甚麼意外嗎？她笑笑：「嗯，是有一次……」 TEXT BY 何兆彬

# 兩依藏 博物館

## 替古董椅子找另一半



因為一張沙發，馮先生購入這對酸枝椅子，保留至今。

### 收藏始於一張沙發

收藏家馮耀輝收藏古董中國家具多年，最初這嗜好始於一張沙發，Lynn：「當時我們剛搬家，母親說，不如我們換套沙發吧。」馮耀輝自告奮勇，擔起任務，才發現換沙發時，舊沙發要花錢請人搬走，他有點納悶，「他是生意人，覺得這不對勁。他想：下次若我要換沙發，應該是有人出錢來把它搬走，而非由我出錢。」他開始想，不如買點有投資價值的坐椅吧。他走到荷里活道，買了兩張酸枝椅回家，不過購買酸枝椅子，跟本來說好的沙發是兩回事，「我媽說，這放客廳不大合用啊！」

從那天起，馮先生進了古董圈裡，不再回頭。Lynn記得童年時，每個周六全家都會在金鐘采蝶軒飲茶，飯後獨自到荷里活道，逐間逐間舖頭去逛去聊天，「這就是所有收藏的開始，當時他對中國家具本來一竅不通，是個外行人。」你也會去嗎？「他有叫過我陪他，我也去過幾次，但當時年紀實在太小，只有6歲，荷里活道沒有雪糕糖果，只有中國茶，對我來說太悶了。」她笑。

Lynn記得童年時，家裡常不時有古董家具進駐，「我家中有分普通家具即西式家具，和中式古董兩種。父親起初由小件的買，例如腳檯（Footrest）和小桌子。」不久大型的家具進駐了。她記得，有天姊姊突然發現家中出現了一張明式大床，「她不喜歡那大床。而同時，我們的書桌也變成了中式古董。當時還是孩子，你會有點壓力啊。」壓力源自他們知道家具珍貴，可能價值不凡。

### 割壞古董書桌

十多歲有一天，Lynn在書桌上做美勞課，她專心致意的創作，卻沒注意到自己的美術刀在紙上一劃，用力過深，力透桌背，已把它割花了，「那是一張小型的黃花梨木書枱，屬於後明製作的。」父親回家時，她像華盛頓砍斷櫻桃樹，沒有隱瞞，自己提出要帶父親去看，「我以為麻煩大了，但還好。父親當然並不高興，但他說你一定要學會照顧好這些寶貝。但它們同時是家具，應該跟人一起生活，別因此不快。」

父親提她，意外是會發生的，這對她日後擔任兩依藏館長，影響深遠，「一開始我在籌備時，就希望人們來到，能真的觸摸到這些珍藏。我記得，他的朋友還着他不要聽從我的，這不是個好主意！我就說，這些東西經歷過年月，經歷過戰亂，結果來到你女兒手上，我想會沒事的。」她從小跟它們生活、接觸，總覺得既然來訪者抽時間到來，能觸摸到這些珍貴家具，經驗會更寶貴，更有感受，「若然來到，到處都是圍欄，那才叫不尋常吧！」

時代要向前，總得有人提出新想法。Lynn想起幾年前，她到了一家巴黎藝廊逛逛，尋找靈感，構思合作。正到處拍照時，面前見到一個保安跳了出來，「他跟我說，這裡不能拍照啊。這事發生在五年前，那一下我真的忘記了，還有很多博物館是不准許遊人拍照的！他們的規例相當嚴格，這令我想起，我們的做法的確與眾不同，走了在前面。」

那麼，迄今六年過去，有意外發生過嗎？

意外竟然又真的有一次，「我們有一個泥印盒，是蘋果形的，有個蓋子。有次，有訪客將泥印盒弄丟到地上，但老實說，他比我們更覺驚嚇！」員工小心奕奕的把它撿起，發現並沒損壞，「可憐他大嚇一驚。一般來訪的朋友都很有禮，很小心，這些能觸摸的展品，若非故意，觸摸並不會造成傷害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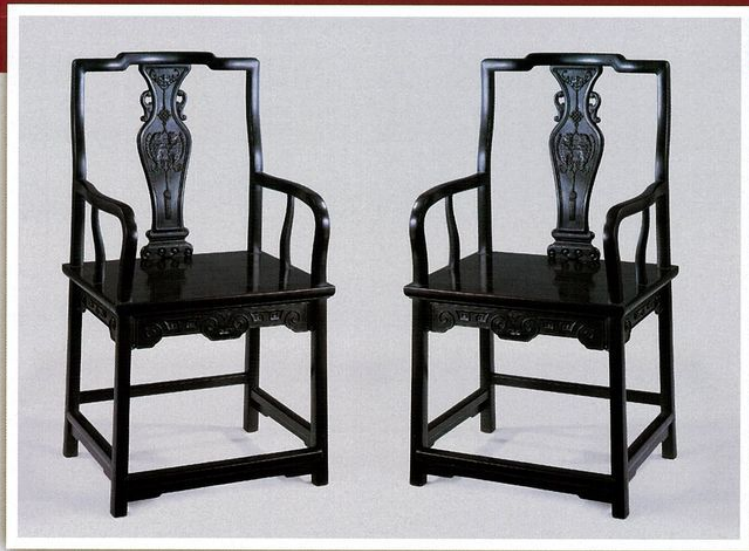


Lynn童年時記憶，家裡都是這種腳檯。



兩依藏館長馮依凌(Lynn)





相隔20年，後來在佳士得(紐約)贏得另一半的紫檀官帽椅子，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製。

### 替椅子找另一半

Lynn是兩收藏館長，博物館的樑脊，是父親馮耀輝。他到了今天還是常在館內出現，每個展覽他都會出主意，「他會要我聽他說故事，了解每件展品背景。我記得兩收藏第二個展覽，共展出30張中式古董桌、60張椅子，如果單單告訴別人我們展出的是中式古董，那會很沉悶。我們得想辦法，找出當中連繫，說一個動人的故事。」她想到這些椅子的經歷，部分曾經怎樣由運往外地，又想到亞洲人當初席地而坐，後來怎樣越坐越高，出現了椅子，「當初我讀文學，對我後來做每個展覽都有幫助。」

這也成了她及後策展的方向，她說當初成立兩收藏，總以為來的都是五六十歲中年人，卻沒想到，不少千禧一代都對這些老古董感到興趣。但要吸引年輕一代，你就得有方法。



Lynn形容父親是一個出色的「講古佬」(Storyteller)，除了替她補習，他到今天的收藏興趣還沒減少，平常仍有增減藏量。要補遺藏品中的洞洞，他還常留意拍賣行資訊。「2017年，我們舉辦了一個叫《Reunion》的展覽，對父親而言，這展出是很個人的。」我們的構思，源自中國家具大都製成一對、或以此而上，一套四件、八件，單單一件的較罕見，「對藏家而言，而集齊一套，比較困難。」

替古董椅子找另一半，可能得花上二十年。

展覽共400件展品，兩收藏把「重逢」一件件展出，訴說它們的故事。「其中一件紫檀椅子，是父親在90年代從古董商中購入，但等到他再找到它的另一半時，已是2009年的佳士得拍賣會，「藏家替它們找到另一半，平均來說這時隔是二十年。」佳士得中國瓷器及藝術品部亞太區副主席暨國際總監Pola Antebi解釋，後來找到的另一張椅子，一直在另一藏家手上。這種情形，可能是藏家同時擁有兩張，後來分別給了兩名孩子，又或是他擁有的兩張椅的狀態不同，結果把其中一張賣了，只留一張。也有些時候，是古董商收到時把它們拆開來賣。Lynn：「若只有一張，它太孤單了。從中國美學角度看，重視陰陽平衡，一對才是完整嘛。在瓷器世界也一樣，若能令它們重聚，會比什麼都重要。」

那可有他看中了，但未能購入的例子？「2014年我們舉辦《彌珍粉盒：稀世貴麗傳奇》，當時佳士得正在舉辦一個粉盒私人藏家銷售，那位藏家的收藏，超過100件，只有30件是粉盒，雖然藏品相當精美，但因為要購入就得全套，父親思索了很久，最後決定它不是我們的目標，放棄了。」故事並未結束，到了今天，這個Collection到了另一賣家手上，他們再接觸兩收藏，「對於拍賣、藏家、賣家而言，世界很小，大家都知道誰擁有什麼，在找什麼，大家都想令大家都高興。」由於珍藏只能全套出售，他們還是放棄了。

馮老先生今天仍在購入藏品，但Lynn說他已沒從前瘋狂，「他還是會常說，替這椅子找到另一半就好了。」他也會八卦其他藏家的動向，「有位藏家叫Ned Johnson，也是收藏中國家具的，但對自己的收藏三絨其口，父親會說：到底他有幾多藏品？會比我的藏品好嗎？好想去看看！」

### 沉重的黃金粉盒

幾年之間，兩收藏跟不少國際鼎鼎有名的博物館合作過，例如英國V&A博物館，「當初，是因為它們的銀具部負責人來到香港，我們共晉午餐。飯聚時，他們正準備要來香港展出，但還未決定合作夥伴，後來我到了倫敦，大家再次洽談。」2016年3月至8月，《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之英國銀器珍藏》順利舉行。

「另一個我引以為傲的展覽，是(《藍色之路：來自波斯的瑰麗藝術》(2018)，當初我是到了當地旅遊，到了當地國家博物館，大家才開始洽談。現在我每年都在世界各地旅遊，跟不同的博物館合作，借出藏品，舉辦展覽。」

童年時對古董提不起興趣，今天Lynn除了工作，也沒有開展自己的收藏。父親藏品之中有很多古董精美粉盒，曾說是因為妻子而收藏，「他開始收藏時，在一個目錄中看到這些粉盒，他覺得很有趣，給媽媽一看。我媽也不見得很喜歡，就問：『這是什麼？』他答：『是個粉盒。』母親說，也不知道這會跟自己有什麼關係，只感到它應該是放在博物館內的，到了後來，它們真的放在了博物館！」她笑，「他收藏的另一原因，是因為他有工程學位，會思考它們怎組成，會用製作等角度去欣賞。中國家具不用螺絲，全用榫口，粉盒對他來說也是一樣。」

這些古董女士用品，可曾吸引過她的注意力？談到這裡，她記得一段往事。

「20歲左右，有次我要去一個Ball，需要一個手袋。我跟爸爸說不如你借一個給我用吧，他說好呀。結果我借了一個1960年代的粉盒，它大小像個鉛筆盒，但十分沉重。若你把電話放進了去，它接收不到訊號，這很煩人。而且，若我要上廁所，我應該把它放那裡呢？若我要去跳舞，那我該提着它去跳舞嗎？又不能把它留在桌上。」那個像手袋的粉盒，由純黃金打造，相當沉重，「那晚之後，我說今後我不要再提這個出來了。」她笑。

問她火災題：若火災發生，她只能在藏品中取走一件寶物，那會是什麼？「噢，這太難了。因為你不可能搬得動任何一件古董家具，我會被壓死哦。」你父親呢？「這就像要問他那個孩子是他最寵愛的一樣，每一件珍藏對他而言，都是有特別意義的。」

由父親到自己，今年女兒剛剛誕生，由自己從小聽父親說這張木椅那張木枱，到了女兒出生，光陰如梭。今天她說，很希望女兒也接受同樣的教育。

這些珍貴的藏品和知識，似乎會流傳下去。



唯一一次意外，丟到地上，把大家嚇了一跳的泥印盒。